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

十四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一  
唐紀

代宗睿文孝皇帝 在位十七年



諱豫初名叔肅宗長子也封廣平王肅宗即位  
為元帥與郭子儀率兵討祿山以復三京乾元  
元年立為太子寶應元年四月肅宗有疾張后  
欲立越王係中宗之弟中官李輔國弄殺係遷  
張后是月肅宗崩太子即位

大補茂  
伏誅

癸卯廣德元年僕固瑒等追及史朝義於莫州圍之朝義  
屢出戰皆敗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李懷仙遣兵  
追及之朝義窮蹙定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  
與諸軍皆還○閏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洛具  
破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

懷仙仍故地為幽州盧龍度節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僕  
固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  
為漢接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懷恩○六

揚結請  
能明經  
進士

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出專  
事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試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  
功負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  
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  
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  
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  
閭學知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  
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  
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  
進士並得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示

懷恩怨望

冠

車馬幸

却吐蕃

程元振

行識者是之。○七月吐蕃入大震關盡取河西隴右之地

○初河東節度使辛雲京與僕固懷恩構隙奏懷恩謀反

上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士

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并收兩京平定河南

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所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言其切

皆不以聞冬十月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

適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

閉發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千騎而行至咸陽吐

蕃率吐谷渾党項氏卷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子儀使

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渴之竟不召見上方治

兵而吐蕃已度棧橋者不知所為丙子出幸陝州戊寅

吐蕃入長安則掠府庫市肆焚燒廬舍長安中蕭然一空。

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

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比至商州行收兵谷

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耻取長安

皆感激受約束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

勢全緒至韓公堆書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

蕃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

虜以為然悉衆遁去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程元振專

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

欲害之吐蕃入冠元振不以時奏致上恨俱出幸上發使

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兵有至者中好咸切

齒而莫敢發言大常侍士柳伋上疏以為大戎犯關度隴

不血刃而入京師却官關焚陵寢武士無一人至者此將

帥叛陛下也自十月朔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

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高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即危即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討罪人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史隸諸州待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号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共以朕惡未檢，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听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十二月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率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灑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重寶  
長安

甲辰二年，僕固懷恩反，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抚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

懷恩

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僕固瑒？圍榆次旬余，不拔，其將白王焦暉率眾攻瑒，殺之。懷恩聞之，與麾下三百人度河北，走子儀，傳瑒首詣關，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動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侍優厚，月余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不延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以番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自喪亂以來，汴水湮廢，漕運者自江汭抵梁洋，迂險勞費三月，以太子賓客劉晏為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時兵燹之後，中外艱食

光弼

劉晏

關中米斗千八百百姓接穗以給禁軍官厨無兼時之積憂  
 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中外相應自是每  
 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山稱漕運之能者推是為  
 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五月懷恩至灵武收合散亡  
 其眾復振。七月統天下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李光弼  
 治軍嚴重指顧号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  
 制衆与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  
 不復稟與光弼愧恨成疾薨。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朝  
 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寇京帥震  
 駭詔子儀率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  
 為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巨入  
 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  
 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十月懷恩尚回紇  
 吐蕃進逼奉天京帥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衆  
 入吾地利於速戰吾空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  
 可破也若馮戰而不利則衆心离矣敢言戰者斬子儀夜  
 出陳於乾陵之南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為无備欲  
 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涉涇而趨

乙巳永泰元年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  
 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  
 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  
 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  
 遂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為諸道最。吐蕃遣  
 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丹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  
 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固不可守矣  
 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觀之。時成

德節度使李宝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  
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

姑自書

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俱貢賦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  
名藩臣羈縻而已○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  
党項叛數十萬殺俱入寇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  
儀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懷恩中塗

遇暴疾而歸死於鳴沙范志誠領其眾○懷恩拒命三年  
再引胡寇為國大患上猶為之隱前後制敕未嘗言其反

及聞其死灑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丙寅回紇吐  
蕃各兵陸渾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  
吐蕃聞僕固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

子儀非  
吐蕃

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  
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  
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

契約其意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魏驛驛  
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素葛羅可

子儀軍  
騎見

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譯甲役槍而進  
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  
素葛羅手議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

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  
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

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素葛  
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

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立於此  
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乃說之曰

吐蕃無道棄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  
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不可失也藥

唐代宗

子儀則  
吐蕃

高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  
以謝過回紇觀者左右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  
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子儀遺之絹三千匹竟  
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柔葛羅即衆追吐蕃  
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  
吐蕃萬計○初肅宗以內侍魚朝恩領神策軍使悉以其  
軍歸禁中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魚朝恩以神策軍從  
上屯苑中其勢凌盛分為左右相居北軍之右矣

丙午大曆元年郭子儀以河中軍食乏乃自耕百畝將  
校以是為羞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  
軍有餘糧

暨朝  
恩

庚戌五年正月觀軍容宣慰使魚朝恩專典禁兵寵  
任無比勢傾朝野上令元載為右路擒而縊殺之○元載

如模賦  
三十字

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  
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弄智故以賄成替德無受  
癸丑八年九月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辨髮辨髮與髮同持刀詣  
帝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書若  
言無以取謂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  
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賜者請  
罷諸州監軍使也

正載誅

物繫青  
按

丁巳十二年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賜自盡  
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四月以楊綰  
為中書侍郎常表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綰性清簡  
素制下之曰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吉樂  
五分之四京兆尹柳勣幹勳從其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  
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上方倚楊綰使整頓弊政會綰



河北訂

有疾七月薨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  
奪朕楊紹之速○平盧節度使李正己擁兵十萬八山東  
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李寶臣梁崇義相與根據蟠  
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以兵相賦刑殺皆自  
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雖在中國言藩臣實如蠻貉異  
域焉

唐兵二

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  
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兵制夫置兵所以止亂政  
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  
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三百年而兵之大勢變其始  
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彊騎上又廢而方  
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疆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  
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疆而唐遂以亡  
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  
於隋唐興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上及車騎兩  
將軍府鎮之析關中為十二道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  
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車  
騎曰別駕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  
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  
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  
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  
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號曰彊騎王寶以後彊騎

車代宗

之法又稍變廢六軍宿衛皆市人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  
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則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  
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歸將  
于朝故上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  
禍亂之萌心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夫所謂方鎮者節度  
使之兵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自高宗永徽以後都  
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安祿山反  
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率於  
內地父死子繼握其兵而不肯代自擇將吏號為留後  
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忍耻含垢因而授之謂之  
姑息之政始為朝廷患者魏河朔三鎮及朱全忠以梁兵  
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唐遂以亡

**○**十三年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見常袞言於上曰陛  
下又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  
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十四年五月上崩德宗即位在於諒陰中動遵禮法。  
以崔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至德以後天下用  
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常袞為相思革其  
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  
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可拔常無虛日作州未二百  
日除官八百餘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常謂祐甫曰  
人或誘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  
不敢不詳慎苟平生之未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  
為然

**○**臣聞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  
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

德宗即位

崔祐甫除官八百餘人

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眾，取之以公。眾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眾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准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如祥瑞

澤州刺史李鷄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之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諸國累獻馴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質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麋、獬、雞、獬、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

如可獻

王出矣，吾屬猶反乎。○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劍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聞滉培克過甚，故罷其利權，出為晉州刺史。至德初，第五琦權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踰十倍，而人不厭苦。大曆末，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上之在東宮也。

以淄青所獻錢賜將士

藝林大  
庫

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為侍讀。制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為學士，親重無比。○公祖以道州司馬湯炎為開下侍郎，懷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並同平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琳大原人性粗率，喜詆諧，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此音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多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貧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繫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蔽，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四，進入大盈庫。炎以片言移入主意，議者稱之。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七

德宗神武皇帝

在位二十六年

壽六十四

諱适代宗長子也初封奉節郡王為天下兵馬

太元帥以討賊廣德二年立為皇太子太曆十

四年四月代宗崩五月太子即皇帝位

庚申建中元年正月赦天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

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

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歛之

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

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江起所在賦歛迫趣取

辦无復常舊賦歛之司增數而天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

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至皇武建議作兩稅法先計

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

戶无七客以見居為簿人無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

在所州縣稅二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

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

因赦令行之

食貨志曰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先立經常簡

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用

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

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

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從其

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

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无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

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

楊炎  
兩稅法

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蠶益臣也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无所損設官有常負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監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矣矣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課井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推說借商進奉獻助无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

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揚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讎為事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

城奉天

楊炎

殺劉晏

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旨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

下詔賜死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什

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中

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消重兵御給縣官所費不貲

皆倚辦於晏○晏有精神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

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覘且雖遠方

不數日皆達使司食糧自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

而天下无甚賤甚貴之憂晏常以為辦集艱務在於得人

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句檢簿書句古

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

劉晏  
隸法

簿書  
委類

唐德宗

晏壽  
養民  
為先

一言常言士陷賊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  
更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汙然惟晏能行  
之它人效者終莫逮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  
晏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晏又以戶口滋  
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  
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糶歉則  
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賑膏之知院官始見  
不檢之端先中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  
期劉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  
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  
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  
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  
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

晏益  
利佐國  
用

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  
主之汴渭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  
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其稅戶所煮之鹽但鬻於商  
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  
轉官塩於彼貯之或商絕塩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塩  
官護其利而民不乏塩其始江淮塩利不過四十萬緡季  
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塩  
利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於海塩○先是運關東穀入  
長安暫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  
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  
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大倉其間  
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  
升沉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

晏後  
何道運  
取

官  
費  
小  
計

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班白者。晏於楊子置十場造船  
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費不交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  
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計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  
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若遽  
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以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  
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  
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  
船益靡薄易壞漕運遂費矣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  
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贊曰人生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  
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  
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  
軍興雖擊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饋而復  
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

胡氏管見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  
不可察者一曰集衆務在得人句檢簿書出納錢穀必  
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而已此不獨可施之轉運使也  
二曰戶口多則稅賦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為先此雖為  
守為令皆當力行者也三曰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  
鄉置監官自餘州縣不復置監故雖天下吏員皆當咸省  
不費多也四曰論大事不計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  
此又合孔子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無妄意則必有  
近憂者也五曰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凡獄訟文  
移自上行下未有不以決遺為阻滯淹為害者也此晏  
可法之五事也然晏專用之於理財則狹矣晏之足國  
其功豈王鉞韋堅楊慎矜之比然亦不免於誅死何也



財者猶泉也其名曰布泉泉行而不可壅利布而不可專壅而專之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以則怨起怨積則生禍矣方晏之總利權也史言衆頗疾之夫能爲國足用非歸於已也衆何自而生疾是必有說矣以故善爲國者不謀利善持身者不以利利考對害而言皆於義者也

上初即位踈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岳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南牙文臣颺動至巨萬而謂我曹獨亂天下豈非欺罔耶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河三  
通鑑

辛酉二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初五臣與淄青李正己魏博田承嗣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至是悅彙

通鑑

爲寶臣子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請惟岳謀勤兵拒命河南士民騷然驚駭○御史中丞盧杞亦之子也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擢爲京畿觀察使郭子儀每見賓客姬侍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旣殺劉晏朝野側目上惡之遷炎中書侍郎擢盧杞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親任之○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子儀爲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譏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譏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處於人若干年矣李靈耀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必留之惟

唐書

聖世  
聖至

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九二十四月  
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府庫珍寶山積家人三千人  
八子七婿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  
領之而已與李懷光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麻毛下  
雖貴為上公頓指殺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  
下以其身為安老者始二上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  
人臣而眾不厭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  
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眾

贊曰天寶之末盜發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  
軍轉戰逐北誓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綴旒  
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又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  
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芥自嫌及被圍涇陽羸弱見虜  
壓以至誠清忍沮謀雖唐命方求亦由忠貫日月神明  
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逼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  
獨著福祿永終雖齊相晉文比之為禘唐史臣禁均稱  
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疑後窮人欲而  
議者不之貶嗚呼填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  
德後云

七月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李抱真討田悅又遣李晟將  
神策兵與之俱。盧杞請楊炎十月貶崖州司馬遣中使  
護送未至崖州縊殺之

千成三年馬燧等諸軍直趨魏州田悅率軍四萬踰橋掩  
其後燧結陣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收餘兵千餘人走  
魏州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平圖遷延不進悅入城  
旬餘日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二月上遣中使  
發靈龍州募兵定兵萬人詣魏。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

聖世

聖世

聖世

借商

借商

借商

借商

借商

借商

朱滔亦。兵而南以救魏州。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給府庫一。支數月。大常博士韋都。預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杜祐。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捶。音人不勝。法有縊死者。長安騷然。如被盜寇。計所得錢八十餘萬緡。文括稅權。質錢。此。九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權。百姓為之罷市。計并借商所得錢二百萬緡。人已竭矣。○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龍襲。已。遂出陳懷光勇而無謀。遽擊滔於愜山之西。官軍大敗。退。僕魏縣以拒滔。○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常時政聲。謫然以為有貞觀之風。及盧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離間君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十一月。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於是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十二月。李希烈亦自稱天下都元帥。○癸亥。四年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復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繼踰境而止。月帶錢百二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一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入人室。廩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取置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

唐書卷之六

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及即位召爲翰林學士  
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又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  
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任乎將得其人  
御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  
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御將  
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能自焚之災又曰無行目前  
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  
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掉矣又論關中形勢以爲  
王者畜威以昭德備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則恃恃至或  
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  
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居  
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亦  
乘卒習故祿山竊圍持之柙乘其重之資一舉滔天內京  
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陛下追想  
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今朔方大原之衆滾在山東神策  
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激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  
不全萬一將帥之中有如朱泚布烈或呂固邊壘誘致豺  
狼豕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憚  
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  
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  
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師及畿縣間柴等雜稅則輦已輸者  
引然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李希  
烈圍襄城上發涇源等諸道兵救之十月涇原節度使姚  
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上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  
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涇水詔京兆尹王翊

姚令言  
紀事

捕師惟獨食來餒殺怒踰而獲之六因揚言曰吾軍將  
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  
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懷甲張旗鼓謀還趣京  
師○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右軍悉下兵東征死者志貞  
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賈玩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公賜  
而身居市廛為販鹽壘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  
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志貞章叔妃太子諸王自苑  
北門出○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有管文場霍山  
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姚  
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久朱大尉開居私第請  
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此於晉昌里第此入  
宮居合元殿設警嚴自擁權知六軍○上至咸陽賊桑道  
茂之言乃幸奉天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已酉左金吾大將  
軍渾瑊至奉天城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此又以司  
農卿段秀實又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士劫之以兵秀  
實自度不免乃往見此此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  
計秀實說之使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  
此默然不悅○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接聞羣臣勸  
此奉迎乃詔諸道接兵至者皆營於三下里外姜公輔諫  
曰今宿衛單弱段秀實謂收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許為姚  
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接兵入城○此中遺  
原兵馬使韓文將銳兵三千趨其迎大駕曹襲奉天時奉  
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收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許為姚  
令言符令是且還當與六軍俱發是日此召李忠臣源林  
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用帝車秀實勸姚起奪休養坊前墜  
此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

唐史紀事

此以擊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擊此此舉手扞之繞中其額滅血灑地此與秀實相搏忠  
 臣前助此此得削高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此黨曰我不  
 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  
 涕泗交之○朱此自備大秦皇帝以元應天○上與陸贄  
 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  
 曰此亦夫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徵師日滋賊  
 斂日重內自京邑外泊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  
 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讎並興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  
 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成臨難  
 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  
 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  
 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  
 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勤  
 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滄滌袪氛旋復宮闕而已○十一

月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  
 道畫表兼行至代州詔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朱此攻  
 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旬  
 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青根而進○李懷光入樓  
 書是夜管道至河中有衆五萬李晟行且收兵旬月間至萬  
 餘人世急攻奉天城中死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  
 上與渾瑊對泣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諭激以忠義  
 比且謀力戰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並北山而西癸  
 巳賊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  
 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朱此至長安據府庫之富不  
 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  
 軍從軍馬及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

唐書

陸贄  
諫

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議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  
焉○李懷光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  
之姦佞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  
謂上必接以殊禮或以懷光之言告盧杞杞懼言於上曰  
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  
長安則一舉可滅賊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  
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懷光直引  
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  
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怏怏  
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  
日乃行○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鄉日致亂由上下  
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  
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  
上於位垂矣而反為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  
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  
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  
心然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上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  
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  
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  
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發續文自賣也歸過於朕以  
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  
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遂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  
惜拔擢卿宜深悉此意贄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  
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  
辯則臣下何敢盡言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  
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

李懷光  
奏數犯  
等

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  
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  
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怕苦上  
之難達上怕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  
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驕辯給眩  
聰明厲威嚴恣彊慢矜力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論諛顧望  
畏憚矜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  
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証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  
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下斯者為盛德上頗用其言○李懷  
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喧騰亦各杞  
等上不得已十二月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真為恩州司  
馬趙贊為補州司馬○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  
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  
聖以善言後周陛下誠能不容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言  
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今反側之徒存心  
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  
激揮涕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為動人以  
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切以知過非難改過為  
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  
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陸贄請  
下詔罪  
已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四十八



德宗皇帝 下

下唐

甲子興元元年春正月朔赦天下改元制曰朕長于深宮之中暇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此成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或賦車箱馬遠近騷然行齎送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醜貌罪實在予求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令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四方致其疑懼朕實不君之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盜竊名器暴犯陵寢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去逆效順並從赦例其所加整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無反赦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為上言也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朱泚更國號曰漢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即皇帝位國號大楚。上於行宮無下批反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之上即命去其榜。肅復嘗言於上曰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揚炎厲把濁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僅使臣依阿

善德宗一

李懷光  
謀反

李承川

李懷光  
退走

陸贄  
以獻果  
得官

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言復正色曰  
 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爾後輕朕遂命復充南  
 東西荆湖等道宣慰使安撫使實疎之也。二月李懷光既  
 脅朝廷逐盧杞等乃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  
 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懷光屯咸陽某月遣  
 留不進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集奏恐其有變為  
 所併請發軍東渭橋上從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駕  
 入奉天渾城聞之遽上請決幸梁州上從之。除李晟河  
 中同洛節度使加平章事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  
 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成賊者  
 乃治城渥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  
 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間內  
 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義威激諸士散其眾雖擊為兩

銳氣不喪。三月懷光為其姪緒所殺緒權知軍府事使  
 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始李懷光方強朱泚畏之  
 與懷光書以兄事之及懷光決反逼求與南幸其下多叛  
 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其徵其兵懷光  
 慚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能之遂燒營東走河中將  
 士在道散亡相繼。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  
 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其畧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  
 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  
 輿皂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  
 將何勸人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志  
 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  
 同於瓜果矣視人知草木誰復為用哉。陸贄在翰林為  
 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

唐史宗

故當時謂之內相然誓數直諫近上意盧犯雖敗官上心

庇之贊極言此致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

姜公輔皆自下僚登用贊因遇雖隆未得為相○李晟家

反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此使晟親近以家

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問立斬之軍士未授

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渾城帥諸軍屯奉天與李

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上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

姜公輔表諫上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

所且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

處之贄上奏以為公輔任居宰權遇事論諫不當罪之上

意納怒罷公輔為左庶子上問陸贄近有田官自山北來

者率非良士有邪建者論說時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

以窺規規破公色於所安置極此之難更有數人若不

追尋以威效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其畧曰以一

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

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于馬廄其

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阮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路達

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

項氏以滅劉氏以昌畜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

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

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物物終不親又

曰陛下曾出燕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斷區

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

陸贄

李德裕

朱泚

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翻叛構成僭逆願陛下以覆  
 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上謂陸贄曰。卿城守成  
 諸軍當議規畫。其進取費以為賢君選將。其任責成故  
 能有功。乃上奏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  
 中。機會交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臆皆  
 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綬之志。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  
 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庚寅李晟大陳兵論以收復京  
 城。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再  
 戰。又破之。賊眾大潰。姚令言帥餘眾西走。晟屯於含元殿  
 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庶。又陷賊  
 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大將高明曜取賊怨  
 尚。可孤軍士。擄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慄。公私按堵。秋  
 毫無犯。六月。遣堂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巨臣已  
 肅清宮掖。祇謂秦國歸。不穆朝貌如故。上遣下曰。天生  
 李晟。豈為社稷。非為朕也。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  
 亡。至西原西城也。其將梁庭芬等斬之。傳首行在。車駕至  
 長安。李晟謁見上於二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  
 朱泚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當朱泚十萬之  
 師。內則朱滔李希烈締結。外則李懷光觀望。圖逆  
 回紇。馳騫於河北。吐蕃伺變於關外。唐之不亡。惟是髮  
 爾所恃者。人心未去也。故李晟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間。  
 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  
 弱。而銳氣不衰。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  
 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  
 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  
 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唐德宗

初

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星  
蓬萊書院上為太子亦與之游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  
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泌為左散  
騎常侍日直西省上問李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  
稱精銳朕書文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其惟  
河中不足憂也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  
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陛下已還宮闕  
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虛殺功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  
但恐不測為張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初魚朝恩  
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  
志貞得罪上復以宦官實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  
上還長安頗已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監神策  
軍左廂兵馬使上命選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典禁旅

宦官

河中

○時連年旱蝗度糶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  
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  
逆尤其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  
上許之八月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亂懷光  
不知所為乃縊而死燧自解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  
乙丑貞元元年上使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  
處悉令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  
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  
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  
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  
響應兵連禍結則後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  
畧曰福不可以屢邀幸不可以常觀臣姑以生禍為真而  
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甲來

用兵

唐德宗

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  
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上乃詔諸道進討  
運糧者宜又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以陰  
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中東  
卷之

丙寅二年李希烈在蔡州兵勢日熾會者疾夏四月大將  
陳仙奇使醫陳山用毒殺之因舉眾來降其馬使兵少誠  
復殺仙奇自為留後關中倉庫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  
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其會韓滉連  
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遷至東宮謂太子曰米  
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  
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  
率皆瘦黑至是麥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下飽  
食死者居五之一

必謂德府兵涉因為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  
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有折衝鎮之折衝以農  
隙教習戰陳國家有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  
之至所期要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其者罪  
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  
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  
又戍之役武右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  
取之至蒸尉手足以溢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  
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書  
則苦役夜焚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  
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  
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出自開元之末  
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彊騎

唐書

本意  
和親

用為相奏請軍督募人為之兵不著又無宗族不自重  
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卿使府兵之法常存不  
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  
之福大平有日矣上曰侯平河中當與卿議之○初吐蕃  
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  
如擊之燧與張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  
上計遂定○五月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為清水會盟使使  
將二萬餘人赴盟所渾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張延賞集  
百官以城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瑊  
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  
諸虜情所以論奏但取朝廷為大戎所侮爾辛未將盟吐  
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  
三數昇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遇待地馬乘之唐將率皆東

本意  
和親

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是日上謂諸將曰今日和戎  
息兵社稷一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  
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  
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  
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上大驚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  
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由是惡馬燧○初吐蕃尚結贊惡  
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二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  
安會失渾瑊而止○以李泌為中書侍郎周平章事泌與  
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自今日軍旅糧餉事卿  
主之吏禮悉從其刑罰法變渾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  
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出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  
過令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

唐德宗

李必議  
復府兵

趙光奇  
論和糴

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上復問：必以復府兵之策，必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緣邊  
軍，鎗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關中土沃，而又荒，所收必厚。  
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  
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  
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不過數畝，則戍卒皆土著，  
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  
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自興元以來，至具歲最為豐稔，  
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十二月，庚辰，上  
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  
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  
稅。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  
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金則遣致京西行  
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  
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且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  
上命復其家。

溫公曰：其哉！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深患者，人君之  
澤雖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  
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  
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  
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投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  
下民，橫增賦歛，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  
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  
蹇令，敦誠信，察真偽，辨忠邪，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  
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黃兆  
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淫賦乎？

唐德宗



李必論  
君相不  
可言命

戊辰四年上從容與必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獨  
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必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  
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僕陛下覺之豈  
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  
命非杞所能致也必曰天命他人比豈可以言之惟君相不  
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  
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入此商之所以亡也(夏縣人陽  
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李泌薦之六月徵拜諫議  
大夫

己巳五年三月李泌薨必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  
世所輕

壬申八年三月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並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未幾或

陸贄請  
令長官  
宰相舉

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曾才上益  
諭贄百令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畧曰今之  
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  
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類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  
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  
斯甚。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初稅茶

陸贄論  
備邊失

癸酉九年正月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  
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  
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  
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  
未嘗以救水旱出。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  
方課青鴈度財匱於兵費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  
於選制上雖不能盡從心其重之。戶部侍郎裴延齡以

唐德宗

陸贄

至藏正物從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功上不從

陸贄

甲戌十年上性猜忌不事在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及羣臣有一譴責終身不復取用陸贄上表諫其畧曰以一言稱慝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

陸贄

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上不聽。九月裴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二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

陸贄

庫以供別敷支用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羣臣畏延齡有言莫敢言。十一月陸贄上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畧曰延齡

陸贄

以聚斂為長策東以詭妄為嘉謀以括覓斂怨為匪躬以靖諸服謔為盡節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邠也跡其奸

陸贄

嚮日長月滋移東就西便為謀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書奏上不悅待

陸贄

延齡益厚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大統贄曰吾上不忍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陸贄

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嘗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

陸贄

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罷為太子賓客贄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禍亂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譏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

唐書

任盤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  
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邪觀贄論諫數十百篇幾  
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用帝所用總十  
一唐祚不競惜哉

已亥十一年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李充張滂李錡黨  
於贄失勢怨望動懼衆心四月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等皆  
貶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  
師人皆想望憲臺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  
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一弟及客日夜痛歎  
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係華  
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  
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  
子信用奸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能  
執易崔邈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大  
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  
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  
言貲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  
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  
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  
白麻壞之慟哭於廷○七月朔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裴  
延齡故也

陽城能

張九齡  
有言臣

陽城伏  
閣論延  
齡奸佞

歐陽公曰韓退之作筆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  
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而妄議  
脩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已五年復二  
年始廷論陸贄及沮延齡作相欲裂其麻才兩事爾當  
德宗時可謂多事付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

猜忌信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需七午邪  
當時之事豈無急於延齡陸贄兩事也謂且朝拜官而  
夕奏疏也而為諫官七年適遇一事一諫而罷以塞其  
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  
河所取哉

諸道  
進奉以  
市與

丙子十二年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  
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亦云用度羨餘其實  
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  
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  
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  
進奉自肅始及劉贄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  
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戶部尚書判度支  
裴延齡等中外相賀獨悼惜之○上自陸贄貶官尤不  
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  
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  
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

信用邪

官市

丁丑十二年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  
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官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  
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两市及要鬧坊曲闌人所  
賣物但稱官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  
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  
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  
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官市其實奪之商  
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皆徹業

閉門

戊寅十四年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

陽城  
字心勞

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  
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  
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  
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其奉  
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  
窮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  
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王叔文  
等  
大

癸未十九年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  
出入東宮娯侍太子叔文請詭多計與王伾相依附叔文  
因為太子言其可為相某可為將某異日用之密結翰林  
學士韋執誼陸淳呂溫李景險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  
禹錫等定為死友

甲申二十年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范氏唐鑑曰德宗即位之初銳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四  
海之內聞風震悚以為不出出之主也不數年而致大  
亂何哉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思不能推誠御物  
尊賢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不務養民  
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其怨激  
成亂階自古邦本不固而戰攻不息必有意意外之患此  
後世之深戒也

順宗皇帝

在位一年 壽四十六

諱誦德宗長子也大曆十四年立為皇太子貞  
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太子即位

乙酉永貞元年正月癸巳德宗崩太子即皇帝位時順宗  
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  
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惟中可其奏○以王伾為左散騎

表叔文  
等用事

罷進奉

憲立

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大抵計重叔文依任伍依忠言  
 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  
 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常則韓泰柳宗元劉禹  
 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  
 伊曰周曰管曰葛備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  
 浩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上大夫畏之道路以目○赦天  
 下諸色通負一切蠲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  
 事為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上在東宮皆  
 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上疾久不愈以廣陵王淳為太  
 子更名純○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  
 徙居興慶宮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伾尋病  
 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西川  
 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臯卒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  
 鉞朝廷不許徵為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其自守○十二月  
 以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  
 故也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

鑑即要卷四十九



